

【闲读随笔】

中国的苦旅文化

□柳华东(中学教师)

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，说起来是散文，实质更像一部史著，一部中国民族文化与中国文人心态构筑的心灵史。那方块字一一读来，便有搅动历史长河的悲壮感，几千年的积淀因此而荡漾，以至浮起那么多古老的灵魂，令人悲叹而震撼。

《文化苦旅》是几经周折才买到的，买到后，竟不能一口气读完，一篇篇间歇着读来，两年方告结束。不是不想一口气读完，是不能，也是不敢，因为一个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渊源在此凝聚、积淀、钩沉，是如此的博大而又悲怆，以至我不敢妄言立志一口气读完。也因此总想，余秋雨不单单是余秋雨，更确切点说，他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群体，《文化苦旅》不是他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群体的思索；余秋雨正是历史坎坷与辉煌、阅尽千年沧桑的中国文人的缩影。

【我读我思】

告别童年亦有痛

□卢红羽(中学生)

似在恍惚间，我已进入高中之门，离童年越来越远。但独处时，童年的一些记忆不时浮现脑中，这时候，常常想起十四五岁时读过的《一岁的小鹿》。

《一岁的小鹿》的主题是儿童成长，打动我的是作者对自然之景的描绘，而“惊动”我的则是书中人物告别童年的情节。十四岁恰与它相遇，我把这归于“天缘”。

美国西部蛮荒的林中住着一家三口，爸爸、妈妈和男孩裘弟。小说的浓墨泼洒于父子之爱上，父亲完全懂得孩子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心思、游玩将来都会丢弃，更懂得童年就是童年，这段时间是弥足珍贵的。因而，父亲对孩子是理解后的呵护，是心灵上的关怀。

但“转机”悄然来临：爸爸被蛇咬伤后，裘弟经父母同意，收养了爸爸为消毒而杀死的一头母鹿所留下的小鹿——小鹿是孩子的象征。偏偏好景不长，逐渐长大的小鹿给家里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麻烦，还啃光了他们赖以度日的各类青苗。为此，裘弟设法保住心爱的鹿，爸爸则默默地忍耐维持着孩子与鹿的关系。

接着是似乎突然到来的背

《文化苦旅》展示着中国儒道文化浸染了几千年的民族精魂。无论是敦煌文化，还是沙漠清泉；是乡间信客，还是古今名流；抑或故土乡情、琐事故物，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古老文明或喜或悲的底蕴。

当一次次掩卷沉思，因激动而战栗时，我几乎听到了历史老人的心跳声，“咚，咚”，那么清晰，那么扣人心弦。

几近读完时，一只小得几欲不见的星点小虫悄然爬上了这本展开的《文化苦旅》，开始了它的莫名的旅行，我的整个思绪都释然般的由它而止。

这只小飞虫，长不过两毫米，一对小小的透明薄翅别致地搭在黑色的背上，两只小小触角依稀可辨，可惜看不清它的脚，亦不敢动它，怕误伤了它。

它默默地从那一行行令我心潮起伏的铅字间穿插徐行，偶

尔也转身回爬，似在寻找什么。也许它并不知我的关注，正如漫画中一个外星人抵达一个巨人头顶，回报：“又发现了一块无边的大陆！”它或许很难想象自己闯进了怎样一方世界：光滑、白净而烙着一个民族千年的墨痕。

看着看着，一种孤独与寂寞不觉间袭上心头，不由得暗问：人类的最大伙伴是什么？难道是寂寞与孤独？

当余秋雨深夜走笔，却因资料外借而无从续笔时，望着窗外长夜独坐，那种无奈何尝不是一种寂寞与孤独？当他长夜中玄思默想，却无人能悟时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寂寞与孤独？尤其当《文化苦旅》初稿付梓欲版时，却被人删改失落几尽绝迹时，又怎能不涌上一种孤独与寂寞之感？

何止一个余秋雨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屈夫子投身汨罗江，何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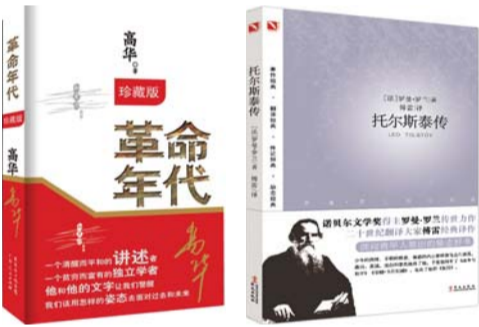
不寂寞，不孤独；司马迁官刑之余，又何尝不是孤独中立志《史记》；流落南疆的柳宗元，号称诗仙的李白，“茅屋为秋风所破”的杜甫，奉旨填词的柳三变，写鬼写妖高人一等的蒲松龄，太平湖畔踽踽的老舍，他们何尝不孤独？那是文人的孤独，亦是一个民族灵魂的无奈的孤独，因为纤弱的文人往往肩负不了刀枪斧斫，更肩负不了一个民族命运的重压，而又往往为他们所肩负。当有人醉于温饱，醉于达官厚禄、歌舞升平时，又有谁还能悟到这种孤独与寂寞？

没有，文化苦旅的多种滋味是文人的体验，从肉体到灵魂；中国文化也因此可称之为苦旅文化。

文人之外，要说还能悟到这种孤独与寂寞的，那该是历史老人，它会明白这种孤独，一种近于悲壮的孤独。

【编辑在读】

本期登场:吉祥



《革命年代》

高华 著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这是已故著名史学家高华老师的著作。《革命年代》这本书确切地说，是高华老师从1988年到2008年间部分文章的一个集子。

由于本书所收入的文章相对较杂，因此也可以看出高华老师对不同历史问题的思考。这些与革命有关的话题包括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、民国著名人物孙科、延安整风以及建国初期的社会、政治运动等。尽管不同时期的革命目标、内容不同，但高华将其统一纳入“革命”的大语境下，以他独特的历史视角以及对史料的丰富掌握与梳理能力，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解读。

《托尔斯泰传》
罗曼·罗兰 著
傅雷 译
华文出版社

光看这本书的封面上三位大家的名字，便很有吸引力。传主是俄罗斯伟大的作家，作者罗曼·罗兰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，有文学经典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传世，译者则是我国翻译界的泰斗级人物。

罗曼·罗兰对托翁的人道主义精神仰慕已久，在书的开篇便称其为“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”。这本书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，罗曼·罗兰不同于一般传记重点介绍传主的生平，而是通过对托翁书信、作品的阐释，分析托翁思想的精华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如果对托翁的作品感兴趣，也可以从这本书中看看一位大作家眼里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托翁经典。

《走到人生边上》
杨绛 著
商务印书馆

这本书是百岁老人杨绛先生的自问自答集。在这本书中，杨绛先生围绕人性、鬼神、灵魂、人之价值等问题一一发问，有些问题，这位老人有答案，而且还很不同于人们一般理解的所谓科学，比如算命、鬼神，她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与感悟。当然，这本书更重要的是，杨绛先生用一个个发问触及困扰每个人的问题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有些有答案，有些没答案，饱含一位老人的人生智慧。

(作者为本报副刊编辑中心编辑)

【书与人生】

我心中的苦菜花

□高原(农民工)

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在乡间，文友王书敏家里，我偶然遇到了年近八旬的老作家冯德英先生。能够见到这位红色经典文学的代表作家，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文学爱好者来说，无疑是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事。王书敏大哥指着我向冯先生介绍道：“我这个小兄弟从小就爱好文学，是个资深的文学青年。”坐在旁边的作家李贵通补充道：“冯老师，您的《苦菜花》是高原读到的第一本书。”听了他们二人的介绍，冯先生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再次来到王书敏家，拿出一本破旧的《苦菜花》，对他说：“大哥，这是我20多年前收废品时从废品堆里找到的书。我想请冯老师在这本书上签个名儿、题个字儿，你看行吗？”他爽朗地说：“没问题！你等我的电话吧！”下午，我一接到王大哥的电话，就飞快地跑到了他家里。王大哥拿出那本旧书，打开扉页，对我说：“看！这是冯老的签名和题字。”接着，他又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本新版的《苦菜花》，说：“这一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，冯德英老师委托我赠送给你。”听了这句话，我又惊喜，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我双手抚摸着这两个不同版本的《苦菜花》，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。

那是上世纪的70年代，我上了小学，但认识的字很少，还不能顺畅地看书。所幸，父亲读过“高小”，是村里的“知识分子”。他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有空了就给我读几页书。那时候，家里只有一本书，书名叫《苦菜花》。这也是我此生见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。几年后，我从父亲那里“听”完了《苦菜花》。可以说，是这本书激发了我读书的兴趣。我上了初中以后，自己能独立读书了，就找家里的那本《苦菜花》看。那时候，家里还没有电灯，晚上点的是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。特别有趣的是，夜里看书时，一不小心就会把一络头发烧焦。后来，那本《苦菜花》被五舅借走了。一天，我步行七八里路赶到五舅家，他却说“书被一个战友借走了”。从此，我失去了第一本《苦菜花》。

1985年，我高考落榜后回家务农。农闲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些文学书刊，并且学着写诗。这时，文学的种子在我的心里发芽了。两年后，我与本村的几个小伙子来到省城，干起了收废品的行当。一天，我从收购来的废品堆里看到了一本《苦菜花》。那熟悉的封皮，亲切的书名和响亮的作者名字，像闪电一样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，勾走了我的魂。这本书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。我又一次见到了梦寐以求的《苦菜花》。

多少年过去，《苦菜花》中的一些情节被时光之水冲刷得模糊不清了，只有关于爱情的细节描写仍然留在青春的记忆里。例如：花子在鬼子面前毅然把八路军连长王东海认作丈夫，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被枪杀。王东海拒绝了卫生队队长白芸的爱，义无反顾地投向恩人花子的怀抱。特务王秉之的女儿杏丽和儿童团长冯德强青梅竹马，二人的爱情让我饱尝了青春的甜蜜、人生的美好。这些芬芳而又血腥、温馨而又惨烈、美好而又残缺的爱情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，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《苦菜花》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。第一本《苦菜花》让童年的我产生了读书的兴趣，第二本《苦菜花》引导我走上了业余写作之路，第三本《苦菜花》将成为我的传家宝——将来有一天，我会把它交给酷爱读书的两个女儿。

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，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。

喜欢一本书，或者喜欢许多本书，只要发自内心，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，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，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篇幅无需太长，言简意赅千字足矣。

投稿邮箱: qlbook@163.com